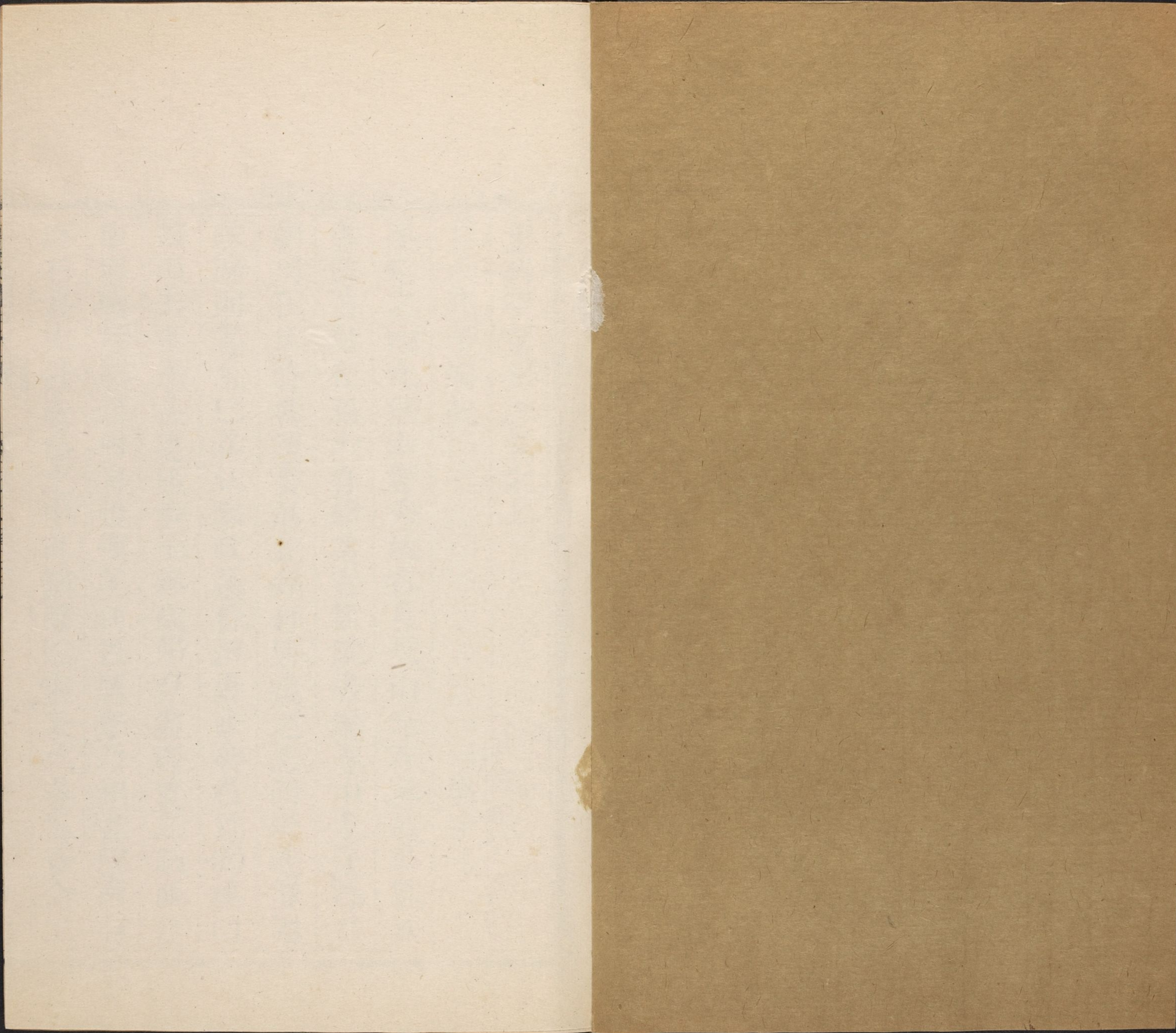


3150/1438<sup>3</sup>.8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5 1936

7

Gift of  
East Asiatic Society



重輯平定州志卷之七

孔子洞記

明 喬宇

平定之西九里山勢秀拔者曰冠山元左丞呂公思誠書院舊址在焉士有肄業者恆僦居僧寺中太守孫君朝用在庠時嘗讀書於此每有興復之志而未遂暨謝政歸則書院已爲汪參政濬督州重修矣君見而嘆曰茲山去郡學甚遠諸士子終歲弗克盡釋奠之誠匪設聖容瞻拜朝夕罔有慢慵其何以厲學乃相書院南有巨石高丈餘廣倍之中可剡鑿以垂永久遂捐資命工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琢爲洞肖夫子像以曾子顏子配又疊石爲二洞以備  
士類息偃游藝之所繚以垣墉欲與書院相表裏經始  
於嘉靖五年春二月落成於冬十一月君書來屬宇記  
之或有聞而疑者曰夫子之道大如天地然普天率土  
皆廟祀以王者之禮其尊崇者至矣今創洞以居無乃  
非幾於褻乎余曰二氏之琳宮梵宇遍區內金碧髹聖  
窮極侈麗至於深山岩洞之像設亦莫不然觀者不以  
爲異而茲以爲異耶或曰彼之術售幻以愚人與吾道  
殊太山坵埴皎日爝火有目者自能知之焉足以較等

差哉余曰不然宜聖之道貫古今如一日雖不繫於洞  
之有無但學者講誦於斯食寢於斯瞻其容謁其位所  
以親之也親則情至而摠趨對越之下殆有默契恍悟  
於羹墻夢寐間者上而道德性命之懿亦由是以進豈  
直科目之資而已乎蒙之彖曰養正聖功兌之象曰朋  
友講習是其感發興起之妙與親炙之者奚有間耶况  
禮以義起因山之石以鑿洞厥功亦不費太守君取義  
於此可謂探本於衆人之所未知而用力於故典之所  
未備者有禪於後學大矣若曰徒取觀美而已惡足以

知太守之心哉疑者釋然而退因書以爲記

懷潭記

明李愈

懷思也人生而思其官屬於心思孰爲大思親爲大詩云明發不昧有懷二人言思親也茲潭也何以名懷何忍言又何忍無言惟予家世平定之賽魚人離郡西二十里許有古寺一區衆水匯潭於前平行光鑒故以平潭名鎮居民數百家去鎮三里有村亦以平潭名惟予李氏一族居之予大父京兆雙崖翁生五子俱貴予考長史府君爲長少讀書寺中顧而樂之因號潭水甫冠

領鄉薦歷掌高陵鞏昌廬州學事三庠弟子無慮千餘沐其教化樂其有成也咸尊稱爲潭水先生云歷官晉府右長史進四品服以雙崖祖老棄官歸養不復仕享年七十有六遺藐諸孤今越七載矣前潭亦爲山水激沒無復餘址邴北數里水出半崖懸瀉如練故因名瀑前更有泉出山下清冽可掬予因買加修葺頗亦成潭寔愴諸懷而謀於侍御龍庄甄君遂命名爲懷潭夫古之於親也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嗜思其所樂而况於親之所自號及諸門人之尊稱者乎每時序清和

偕愨意二弟杖遊潭上見其溥博靜深則思其德流逝  
不息則思其健盈科後進則思其化風行水土則思其  
文澄不清而撓不濁則思其量出言舉足固非思罔懷  
也潭前有泉兄子栗亦聚水爲池立而顧瞻則懷子兄  
松溪歸德府君如見其參于前也夫仁之寔事親是也  
義之寔從兄是也智與禮樂胥此焉生生則惡可已惡  
可已寧已于思乎則予于茲潭也蓋終身懷之矣則其  
名爲懷也固宜惟予之後苟能勵志向上讀書於此其  
出也則懷仁義以事君其處也則懷德刑以修身不懷

仁義事君者非忠非忠者無君不以德刑自懷者非孝  
非孝者無親天地所不容也理欲之幾誠僞之辨君子  
小人之攸分也吁可畏哉其亦深思也夫其亦深思也  
夫

六賢堂記

明趙景先

平定州有六賢堂金季咸稱趙楊兩先生爲二賢總帥  
聶珪議建祠不果至元間知州劉天祿始克成併陞元  
李遂各四賢堂後人繼述迭陞王呂自四而五五而六  
焉趙秉文字周臣號閑閑滏陽人中金進士第應奉翰

林大安二年知平定州建湧雲樓譔記刊於石手澤猶存除翰林侍講學士轉侍讀拜禮部尚書知集賢院著易叢說中庸說及諸子書刪集語孟解資暇錄并所著文字號滄水集凡七十餘卷楊雲翼字之美樂平人金明昌間狀元及第與閑閑趙公齊名金宣宗頻歲南侵極諫以爲不可兵出爲宋所敗宣宗悔曰何面目見楊雲翼耶拜吏部尚書終翰林學士謚文獻評者以爲百餘年大夫士身備四科者先生一人而已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忻之秀容人登金進士第爲左司郎中兼起居注元世宗召拜翰林學士不就寓平定者十餘年有遺山集并樂府行於世李冶字仁卿號敬齋樂城人登金進士第元世祖召拜翰林侍講學士告老歸賜封龍書院寓平定者數歲卒謚文正有敬齋集并樂府行於世王構字嗣能號秦溪其先磁之武安人父青峯先生爲金節度副史避兵西來遂爲平定人元世祖立國子監學由監察御史除監丞陞司業與魯齋許先生同定學規斯文是賴自幼以孝聞兩致白兔繞墳之異改知寧晉縣有胙篋之盜聞先生名曰不可累賢幸以賊歸

主家因化爲善再除衢州路同知逾月捐館詩文若干  
卷號秦溪集呂思誠字仲實號介軒平定人登泰定元  
年進士第授遼州同知調蓼縣尹毀淫祠興學校而民  
大化擢翰林編修元文宗欲觀實錄力爭止之調國子  
監丞轉司業除監察御史累遷至禮部尚書知貢舉拜  
中書左丞知經筵陞翰林學士承旨又除集賢大學士  
兼祭酒修宋遼金三史賜貂裘玉帶元相脫脫議變鈔  
法先生謂祖宗成憲行之已久不可改忤脫相左遷湖  
廣左丞脫相貶復召爲中書左丞時江南漕運不至建

議置屯田歲收稻粟三千萬石兩爲御史中丞樞密副  
使三爲祭酒三入中書陞光祿大夫大司農謚忠肅鳴  
乎六先生之賢也文章足以經世事業足以濟時縉紳  
慕之如景星鳳凰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晉稽康阮籍  
之徒清談無補遨遊竹林時稱七賢何如六先生上師  
孔孟學務知行六賢著號允爲稱情州人追慕立祠像  
也宜矣呂忠肅公之子之辰秦溪司業曾孫王由謂景  
先曰近代太常世隆徐先生撰四賢堂記呂忠肅公撰  
五賢堂記悉毀於兵燹今六賢祠像再建未有記者敢



平定州志 卷之七  
以請景先家世業僑追慕先哲補員牧守誼不敢辭謹錄六賢出處之大概爰刻石堂之上

崇賢堂記

明彭時

平定州故有六賢堂祀金禮部尚書趙閑閑秉文吏部尚書楊文獻公雲翼左司郎中元遺山好問元翰林侍講學士李文正公治國子司業王秦溪搆中書左丞呂忠肅公思誠蓋閑閑官於斯遺山文正寓於斯文獻秦溪忠肅則生長於斯者也迺成化五年冬山西提學僉憲會稽胡君謚行部至州惓惓以表崇先賢風勵後學

爲心下詢鄉賢事實於衆於是知州金臺陳志率儒學師生曹吏耆民暨士大夫之家居者合詞言曰州有堂祀先賢自前元始始各四賢後迭增而六焉今故刑部尚書耿清惠公九疇本州東廂都里人實呂忠肅公女兄之孫也各位與諸賢等宜進列於是更其扁曰崇賢勿限其目以待來哲則邦人幸甚胡君以爲然遂命諏吉興工斥大祠宇以明年二月二十五日始事三月十八日畢工遷六賢像皆南向以耿公侑於左扁曰崇賢之堂旣成胡公率衆以三獻之禮禮焉且令州吏具事

平定州志 卷之七  
本末介禮部侍郎襄陵邢君遜之來徵記予惟善爲政者常示民以好惡向背之端而善教者亦必以風聲氣俗之近者語之夫然後人知所勉慕故政易舉而教易成胡君兼政教之職而能表崇先賢啟多士之瞻仰其意善矣顧舊祀六賢卓然爲金元名士官於斯者有遺愛焉寓於斯者有遺化焉生於斯長於斯者流風餘韻猶有存焉跡其政事之善學行之高氣節言議之偉咸可以廉頑而立懦廓猥瑣而振卑陋堂而祀之宜矣若夫鄉於斯寓於他顯於我朝爲州人所共知者有清惠

公焉公博學能文登永樂甲辰進士爲給事中言事務大體司鹺政毅然以興利革弊爲已任比貳司寇副都憲以至薦陟爲之長聲績益著中間雖嘗觸忤權奸被斥而直詞勁氣不少挫究其剛正之行廉潔之守巋然與諸賢相高進而配食亦宜也之六七公者衣冠像貌儼乎如生自今州人子弟進而瞻其容儀凜然起敬退而考其言行慨然奮發思與之齊則他日人才之盛風俗之美豈有窮哉蓋必如是而後有以副胡君啟發期待之意也雖然賦形爲人孰不全天理之正以生而雜

於邪妄者不少克治擴充存乎其人有志者尚當遠求古之聖賢以爲法况近者耶感發自近矯而要之古賢聖盛德大業以爲歸斯善學已吾意胡君雖不遽以是告固未嘗不欲至之以漸也敢併記之庶學者知所勉焉

天寧寺重修正殿記

明 延定之

州治之東有寺曰天寧寺蓋古刹也不知創於何代入我天朝永樂中亦嘗修葺歷年旣久瓦木朽腐殿宇傾頽上不可以祝延聖壽下不足以聳人觀瞻寺僧惟祥

語於衆曰我輩奉釋教者寺之敝廢至於如是咎將誰歸詢謀僉同承事惟謹徧謁州之士大夫暨諸鉅室量力助資貧者願爲力役聚材督工終日不懈凡百處置皆有其道始構正殿六楹前後十二皆以石爲之欲其堅且固也弘治元年僧昭廣於殿之前山門之內東西復構伽藍堂各六楹惟祥弟子昭定繼成其事粧飾佛像五尊繪畫殿堂兩壁華簷散綵紺瓦飛翬綺棟凌空彤雲麗幄巍然壯觀爲州勝概登斯刹也居則高明遠可眺望山川繚繞雲凌掩映使人蕭然有塵外之趣惟

祥師弟於釋教可謂不負矣竊觀天壤之間陰陽之理古今之事無有不對待無有不循環也治亂相爲倚伏盛衰相爲消長廢興相爲往覆卽此一事可以驗人事可以驗世道餘可觸類而推矣是殿之修經始於成化二年丙戌落成於弘治七年甲寅昭定因其事竣欲立貞石以垂永久請予爲記夫道二善與惡而已矣性本相近而習始相遠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善惡分焉有入孝出弟謹身節用濟人利物奉公守法此習於善者也行險徼倖放僻邪侈強梁好勝矜傲奸貪此習於

惡者也天道至公而無私善者福之而淫者禍之畧不假貸使善者聞之而知勸則必益殫乃心增修德業惡者聞之而知懲則必改絃易轍洗濯自新凜若上帝之監臨儼若神明之昭著凡有血氣者莫不敬畏承奉而咸起其好善惡惡之心某也善我可爲法某也惡我可爲戒無忝爾所生無愧於光天化日之下於世教民彝不爲無益嗚呼善惡報應捷於影響凡我州人可不勉乎可不畏乎予嘉惟祥師弟用心之專而喜其事之有成也敬書此以記歲月

創建義勇武安王廟記

明孫九疇

壬戌歲余始蒞平定由郭西北適省遙見新廟建岡壠上迺下車瞻拜則漢壽亭侯今謚義勇武安王像也廟貌設而丹堊未備門廡立而墜茨未完若作而止將有待者顧咨左右曰鄉大夫蒲石公所改創而木而石而陶冶咸易諸簷罔資諸氓者也適歲弗登未美輪奐茲轉豐稔億續前緒矣余領之去逾三載今夏四月蒲石公持狀示余曰王舊廟卑隘弗堪嘏祝歲已未卜吉余遷諸高爽約卽秋季畢厥工矣請記之以垂永久余讀

狀大都言冥符顯應表始創之謀委身範世彰秩祀之典祛諂崇正昭歆格之道正殿五楹以妥侑得其所翼室兩廡各六楹以儲蓄適其宜後寢三楹翼室各二楹以居守因其俗由大門而階而升又由門而級而登室各三楹騎從扃鑰以綜理中其矩余因拱而言曰公斯舉也不亦盡禮乎不亦盡制乎夫掄材飾具靡不周悉可以言制至當之謂順而罔祭非其鬼禮孰大於是禮制盡而建廟之義協矣抑王解人也謂祀於晉宜也然而肖像殷薦遍四海延萬禩者何耶竊謂天下有不可

逃之分人心有不容僞之性秩分莫大乎敦倫盡性莫  
大乎辨義敦倫辨義莫大乎君臣綱紀之重夫方漢灰  
弗燃羣雄鼎沸曹瞞挾天子以令諸侯昭烈受密詔而  
圖討逆此統系幾微之辨邪正取舍之分士宜知所擇  
矣而當時抱藝求售者苟其願可酬率卑阿腆鮮忍辱  
効力或一旦事勢危矣卽去如脫蹤無所顧忌夫亦以  
義利之殊从噴人心而事使之宜失其天性彼惟知利  
已之便而已奚暇審其是哉惟王獨事昭烈依依不去  
卽流離困苦曾不二其志卒成三分之業死生以之此

豈爲利祿而効忠耶嘗聞王嗜觀左氏春秋徹夜不倦  
夫春秋明大義嚴大分之史而左氏聞人得聖門傳心  
之要法者也王當兵戈倥偬之餘少暇輒玩視之此必  
神會其旨趣者故得諸心見諸行事君臣之倫是非之  
別真知允迪有非一毫利害所能搖奪是故始而識帝  
胄之當事而不失身於匪人繼而識事變之當權而甘  
報効以歸主終而識討賊之不容緩至於捐生而不惜  
此之謂敦倫以秩分此之謂辨義以盡性達之而勇而  
武皆無所爲而爲者也彼孟德輩者初不知僭竊之非

義責之効忠亦僞焉耳已奚足以王儼哉蜀史以國士  
評王然謂王爲天下士可也夫以王純忠全節秩分盡  
性彪炳當時照耀後世故精英不爽有感必應若蒲石  
公所指陳亦孚格之自然耳而因盡禮制以創廟崇祀  
夫豈直以一二奇應而私報稱也哉方今寰海內外廟  
祀王者不止千億而皆祈祝靈應則王神存萬世人心  
無斃也宜矣又豈直一時之報稱也哉公之狀可繹已  
蒲石公姓李氏愈名乙未進士歷官知鳳陽府其偉行  
大政茲不敢贅書若建廟原狀則刻之別珉云

凭虛閣記

明朱繪

閣始作於嘉靖己酉越歲閣成成事者爲前谷孫山人  
往余官侍從嘗賦閣詩寄山人道其勝矣然未覩也旣  
甲寅得請歸侍間嘗訪山人山人坐余於閣上相與話  
桑麻酌酒懽甚閣之勝蓋不啻所聞云因叩山人曰茲  
奚斯閣曰鄙人生於斯耕於斯旣罷官守復歸老於斯  
田廬交錯且先子之封塚在望鄙人弗敢望也於是乎  
有閣或曰乾地旣崇風氣斯完又曰設險可守若是者  
鄙人弗敢知也祀奚元冥日從地隅重民事也農圃所

平定州志 卷之八  
關雨暘爲大古有之龍見而雩閉蟄而報祀罔常神庇  
我民事舉莫敢廢故曰重之也閣奚斯名曰自中山西  
上歷井陘逾重關皆登陟而來閣居秦晉之衝視萬山  
爲最高再轉而汾西又下矣高斯虛虛斯可凭於是下  
視羣峯拱列巖草交映如繡已而天風徐來雲烟冉冉  
入拱宇吾亦暢然忘其所謂矣誠虛也然鄙人奚能凭  
獨怪夫世之勢利失據戚戚於中者固不若凭於斯耳  
語曰井蛙拘虛吾深鑒焉徒名曰凭虛然鄙人亦奚能  
耶余曰噫嘻觀斯名也山人可謂及時進德者矣易曰

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往山人廉隅穎出故與時  
柄鑿不相能茲體虛以受何大弗臻君子於是知山人  
善進德也山人曰吾子知吾且知吾閣蓋記之厥後余  
倚廬廢禮然諾久虛旣禫之二年乃著其向所論述者  
以貽山人作閣記山人名昇有治才昔守西城兵馬明  
介不阿輦下知名後庵子曰地因人重余故記閣而獨  
詳於山人云

創建文昌閣記

明葉士元

余之縮符蒞茲土也攬袂登車顧瞻周道千峯嵯峨而



蔽空萬壑紆徊以瀉玉怒石激濤鵠立飈出直令人觀  
接不暇殆所謂古塹天險三晉雄鎮哉下車問俗民好  
悍語以理民好爭論以讓民好奢教以儉剔蠹釐弊去  
面革心一時遂無大作奸犯科者暇則退與多士橫經  
譚藝削去膚言獨抒各理每令尋濂洛之派以探洙泗  
之源不得以章句溺志莫不彬彬雅化焉唯是嘉靖以  
前科第綿密三十年來退遜不啻過半母乃風氣興頽  
之際前人未慮及乎歷訪誌堪輿氏僉謂上城東南五  
里許宜樹高貌文運可還余往徘徊其上東北望燕趙

西南聯會城固晉之聚靈處也於是捐俸而購之甃石  
爲臺臺上起閣上高三丈下濶百餘步華簷綺棟飛翠  
凌霄內塑梓潼帝君像傍構三楹爲神厨圍以素垣  
西作馳道而下之又曰給廟祝米使奉香火計工肇於  
萬歷己酉三月十三日竣於本年五月終聚材鳩工不  
勞而成一登眺間形勝在目羣峯環拱盤桓如帶山川  
亦峻發其奇地靈人傑從古識之唯吾多士鑪錘藝林  
博於取精閎於用物煥然而雲漢蒼然而彝鼎文之傑  
也砥礪廉隅毋以羶易素毋刻方爲圓粹然而琪璧巍

平定州志 卷之七  
然而斗山行之傑也文之本也藏器待時文明應運龍  
蒸虎變與前詰爭後先庶幾不負創建心已多士得無  
意乎多士得無意乎余不欲竊其傳因壽之貞石思垂  
不朽云

浮山遺竈記

明 陸深

平定之山以浮名者二故稱東西浮山云東浮山在城  
東五十里餘卽女媧氏補天之處其煉石竈尚存山多  
產石炭勝他產而所產諸色石亦可燒云予嘗荒唐補  
天之說今適其地睹其跡於是召其土人問之士人曰

然又問之士人之耆宿耆宿曰然已又問之學士大夫  
學士大夫又曰然予曰何謂也時僉憲白君實之曰是  
遺俗焉可徵已凡吾平定之人環而家者以千萬計而  
附州者尤密今州居之家復以百千計歲上元之夕無  
論小大家家置一鑪焉當戶高五六尺許實以雜石附  
以石炭至夜煉之達旦火焰焰然光氣上屬天爲之赤  
至於今不廢也是之謂補天子聞之始悟而未有以發  
也遂過樂平與太宰白巖先生喬公談浮山及此予以  
爲此蓋史氏之微詞也要之實理固亦有然按媧皇之

興繼太昊而誅共工是時火德中微生民甚樸想夫茹毛飲血之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爾固未能盡火之用也况鴻荒初開材木鮮少樵薪之利尚微而附麗之幾猶隱媧皇乃察物宜前民用是故制此以通昏黑之變輔烹飪之宜所以開物而成務蓋曰補天之所不及爾後世所謂焚膏繼晷爇火代明亦斯義也此誠贊化育之一端聖人繼作舟車宮室之制安往而非補天也哉補助也贊也未必盡寓彌縫修綴之義謂因其罅漏而補塞之讀者不以辭害可也後世方士家本列子之言以為燒丹接氣之術故神其事世遂惑焉公大以為然云此可破千古之疑子許為作辨而未有以復也聊記於此

重輯平定州志卷之七

重修天寧寺大悲閣記

明 延諭

我聞諸佛刹各在勝地郡建天寧寺占下城南崗尤為  
榆關第一光明境界殿閣巍巍浮圖傍峙有司時祝

聖天子萬壽率舞蹈鳴佩於此故規制壯麗眎諸梵宇  
稱勝槩云大殿前有閣三楹不佞燥髮時猶記登覽後

罹回祿之慘簷楹木石盡為雲焰煨燼萬曆甲午歲沙  
門普梅智江妙秀素謹頭陀戒行顧舊址喟然嘆曰寺

閣之廢久矣衆生有意西方聖人每每卜地築宮崇奉

而特受以登彼岸爾時世尊說瀟必擇祇園布金者爲是哉奈何令斯閣之一燬不再復也率諸佛弟子永增顯寶等齊心請檀越長者各捐金有差庀材募工較疇昔之規畫而增拓之以今禩八月工程圓滿閣上南塑彌勒佛北塑大悲菩薩傍塑二十四諸天懸塑十八羅漢下塑四金剛神金簷畫棟丹壁飛甍勢欲干霄色且奪目近而憑欄遠而凝睇不啻十二樓五城之麗也郡人士爭德瞻依予方宦南中不卽隨諸善信男女合掌頂禮快覩白毫妙相已而諸沙門介使遠來白下五體

投地匍予一語記之夫寺之建置予曾大父曹州君業爲文勒石矣茲閣廢而且葺甚盛舉也敢恡一詞乎竊見近世儒家子弟悻悻紕佛老二氏爲異類芻狗視之而淺中貴耳之士復從而隨塲以吠其聲顧釋氏之教半行於中土未嘗息何者般若之心大衆所具經世而儒得之出世而佛得之佛得其全而儒得其中何怪乎不相爲謀也然一貫中和之外其妙珠寂感性情之中卽卽證宋唐大儒率掇其華以易其相至如考亭集儒家大成善詆二氏細觀其所爲註明德盡心云者其能

塗後世耳目哉邇歲來予須厭薄詞章究心內典頃復稍稍收心於性命之說始信佛道之未易談宜吾尼父尊之爲大聖人未敢迫視也獨怪師其說者專爲一切果報福利之隨愚民謬鑿其中遂至一夫煽妖千人投禮而無爲白蓮等教又從而迷惑之贅聚僧廬誦經念佛夜聚燒香男女雜混切恐苦海未脫而沉溺於恒河逝水者無量百千衆矣此將爲茲閣羞也者又何利於鼎新營建爲哉雖然乃其事亦有足多者吾儒誦法孔孟奚翅二氏之崇信縫掖事竊爲利祿之媒一旦叩首雲霄棄若土苴甚且有香火於二氏之門入孔氏之宮墻則掉臂不顧者卽文廟圯而庠垣壞有能經紀其事以新聖人之屋者乎此詎可令佛氏弟子見也吾因是重有感於吾道之未信於天下而俾浮孔孟之教者不得如見性之僧人此其說又未可與近世俗附耳而重詳世教則茲記不徒爲斯閣始終紀事之文也是予意也

鼎建樂壽菴記

明 苗蕃

真禪必慧大勇必慈慈發爲仁慧定爲知知動而樂仁

靜而壽雲山煙水磨盡英雄仙佛歸休於是乎在史稱  
關帝喜讀左傳語言文字不少概見只有聯句留傳人  
間一曰願天常生好人一曰願人常行好事大哉斯言  
常人惡人俱置勿論古今所患各爲君子自做好人自  
行好事豈不是好惟其受病止知有自率此必至殉名  
欺世博已絕物終於無成凡天下事非一人做常生好  
人人人都好常行好事事都好不獨我勞世界自平  
敬修此願善與人同安懷友信當不過是是故關帝生  
敵萬人沒爲明神皈依三寶護法伽藍如來世尊憫衆  
淪陷囑大菩薩爲衆導師宋真西山讀普門品少未深  
解後以意測皆佛寓言唐李文公問藥山師云何乃是  
黑風吹船飄墮鬼國藥山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爲文  
公色怒藥山笑曰只此便是黑風吹船飄墮鬼國以是  
推之利欲熾然卽是火坑貪愛沉溺便是苦海一念清  
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舟登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  
我無畏怖如械自脫毒毒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疾如  
獸自犇讀是緣者作如是觀補陀大士真實爲人非浪  
語者張檀越知古稀而悟空諸所有以瞋故捨先是瀑

隱曾發我願時節因緣以喜故捨瞋喜二法助起善心  
瀑布峯頭鼎建一菴山水閣間名曰樂壽爰立聖像如  
前所聞丁弘重九落成勒石拜手稽首而說偈言

玉虹飲澗瀑花飛雲鎖招提入翠微伽藍大士同此栖  
志在春秋夜讀時匡扶百六震其威船若波羅爲導師  
一切苦厄救以慈仁知極樂壽於是英雄仙佛是皈依  
天下青山骨可立而况當前景絕奇金霞羅岫聚靈暉  
松濤吟雨毒龍浴清磬疎鐘訓吼虜鈴飄塔影梵音吹  
日月燈函舍利輝雪菴爲卧葛爲衣萬劫歸空懺恐遲  
抖擻根塵信脫之南海西天卽在茲

白衣庵記

明 苗蕃

經謂菩薩如龍象蓋言法力之雄冒水陸而莫大也大  
則能化故又謂白衣者觀世音之變也般若元則證一  
乘而登五覺菩提廣則生大衆而育綬麟五十三叅二  
十八門之義不踰摩尼所照法華所轉通其旨者一口  
吸盡西江矣我郡山川形勝於晉爲甲古寺名祠處有  
專祠獨白衣之刹未覩其傑州治金方勝地一區坐天  
市向長庚考諸堪輿儼然安白衣所神耶人耶有經始



之舉而工勢繁浩勝任者鮮觀陽氏毅然爲之願力弘茂精於條理先敦請神通佳手塑白衣居尊古麗莊嚴超雅無上而左右侍衛俱開生面指顧騰翔各極其致使觀者動容因敬生悟焉昔吳道子畫鄴都案畏罪者衆韓昌黎題木居士從善者多斯之瞻禮白衣者其近似耶至殿宇臺榭復森聳虛潤蘭若香積等齋輪奐悉都與像相稱是役也所費不貲皆觀陽破慳拮据者三年於茲不盡恃諸檀越也夫今之人財虜日銅孽刳日深富於勢而貧於識貴於貌而賤於心其鄙俚者勿論

間有巧者攘井市而諱其穢則高談林野據林藪而快其私又艷爭城市畢智營圖總期利已自謂求福而辭禍矣蘇子云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於中而去取之擇交於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不大可哀乎况升沉如駛遞爲傳舍就木未寒各實俱腐於三立之中未居一焉不益大可哀乎誰能打破身世關頭向極樂世界樹無量功德寶七聖財成六波羅密之正果而皈依勸

平定小志 卷之七  
衆使俗偷道吝庶有身乎愚謂觀陽之勞勩在白衣者  
可以當是又聞之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宋王沂公其父  
見字紙遺墜必掇拾以香湯浴之一夕宣聖拊其背謂  
汝何敬吾字紙之勤也他日當以曾參錫汝顯大門戶  
未幾果生一子遂命名曾成狀元及第執此而律觀陽  
善人昌後又不俟乩之詹尹矣觀陽姓李諱可賓別號  
寅旭固名家子夙孚德與者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  
舟也無力微觀陽烏能竟厥施哉落成間序蕃狂瞽豎  
儒牛馬襟裾不諳古文辭皮傳語恐作神羞特避觀陽

氏有不朽盛事而樂志之如此崇正辛未九月二十八  
日記

還金記

明趙南星

已未二月張伯顯之子青雲跨驢將有所適至州城南  
曠野中得遺金四百餘兩歸而與伯顯伯顯曰姑俟之  
將必有求者俄而樂平驛丞盛姓者悻悻然來曰吾領  
帑金於太原府貯囊中使一卒乘馬載而歸卒醉失之  
奈何則遍禱祠廟伯顯旁睨之微笑衆頗怪之驛丞苦  
甚則白之州時判官趙署州爲之遍繫所過主人及旁

舍拷之無所得伯顯知其非詐乃過州門使人報拾金者在是衆猶以爲戲伯顯曰是豈有戲哉因入報伯顯出其金付之驛丞及卒及諸所逮繫叩頭謝判官遮拜之曰是真不可及俄而遠近老幼男女舉知之無不驚歎上官皆以扁旌之伯顯名景星平定州人趙子曰余向爲二子求師於延慕竹使君使君稱伯顯州之世家清白相禪伯顯於諸文學中經行無與比余延之來相與處數年莫得其一言一動之失則真君子也夫世之人有不好利者哉其取之之道三曰勢曰力曰智古人

之制字也與以貝而爲貴勢之說也戎以貝而爲賊力之說也才以貝而爲財智之說也三者皆盜也劫與竊之分耳勢爲最下竊乎則有孟嘗子發之客劫乎則有跣躄之倫人之於利苟能得之何所不可爲哉况夫金棄於地而已獨遇之殆天與也其孰能舍旃夫常人之視財利也不啻性命君子之視性命不若廉恥之重假使伯顯得人之遺金而鑄藏之聞號啼求之者而佯爲聾成何伯顯梁甄彬嘗以苧就人質錢後贖之於束中得五兩金還之後爲益州參軍同列五人武帝戒以廉

慎至彬曰鄉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相規彬事正與伯顯類至達於九重彼其時崇桑門之教俗有知尚清廉哉伯顯非還金而不能不還金也以世形之而見其不可及耳舉世溷濁亦我輩之苦是以伯顯之事不可無紀余親張玉田爲陳留宰其子羅賢適自任中歸爲余言頃過延津之沙門店主於李元之家聞丁巳之夏磁州驛吏王世英自開封府領帑金三百餘兩飯於元家遺其金去元使人追之不及翌日世英來持以與之世英願與中分毫無所受夫旅店整設以通往來人有飲

食馬有皂棧晨昏矻矻若專於爲利也者乃一旦得三百餘金而不取豈不異哉近有兩進士計偕北上時至一店中得金若干無何一夫一婦來問絕不應夫婦痛哭而去皆雉經於官柳之上此夫乃一指揮與其妻入京襲蔭携金賊當道者也而忽失之故不能活厥後兩進士皆不善終由斯以談還金非爲清廉而已乃以救人之生命仁莫大焉衆口稱之鬼神聽之其身與子孫必獲福慶而世人莫能爲也余因伯顯併記李君之事使爲善者有所激勸焉時庚申七月也

補葺環翠亭記

國朝王祖庚

州署東北隅高阜之上有亭曰環翠形勢軒豁峯巒拱抱臨眺間有離塵絕俗之概洵榆關之勝地也前守張公諱慎者創修之中亭三楹東西舍各一緬自康熙二十四年距今六十餘載殘廢已久余於昨歲小春來守是邦撫今懷昔不勝悵然興言補葺而未逮也今年春出俸錢三十緡庀材鳩工缺者完之圯者修之坎圻者平治之始於仲春下浣匝月而告竣悉仍張公之舊蓋易爲力亦不忘所自也公退之暇登高遐覽庶幾心神

怡曠不爲塵滓所蔽塞豈不快哉爰題其額曰超然又得句云城隈曲水千層碧郭外環山萬點青書以懸之柱間誌其實也亭坡之東間植松柳若屏障焉雖然待其蒼鬱成陰參差掩映於雉堞間爲茲亭之勝賞者當在數十年後乎余於其時已不知何往矣人將笑余之癡愚耶抑效其癡愚而踵事增華耶余不得而知也特筆之以紀歲月云

後環翠亭記

國朝王祖庚

是亭也初不知始於何時亭之中有木簡書張公諱慎

者新建由今溯之幾六十餘載而郡又無志可考遂以爲張公所創也近檢明萬歷時志云創建於宋名思武樓大觀四年州尉高更名湧雲元至元二年改建爲堂祀金禮部尚書趙閑閑秉文吏部尚書楊文獻公雲翼左司郎中元遺山好問元翰林學士李文正公冶國子司業王秦溪構中書左丞呂忠肅公思誠名六賢堂明成化時又名崇賢嘉靖二十一年王公諱齊者守郡復易爲亭環翠之名始昉噫亭之因革興廢由來久矣夫亭爲榆關古蹟金元名士曾安侑於茲顧任其荒頽而不之省耶志又云此爲州之文案不可廢按亭在城東北隅於位爲良良之彖曰其道光明斯言誠有本哉然則爲樓爲堂爲亭古人非無所爲而然而張公之重建雖因猶創也余固樂亭之成尤樂亭之成而有造於都人士也故復叙其源流而勒之石

重修文廟記

國朝張恩

自大聖人以素王爲萬世師而學校星布於天下以故郡邑牧長博士諸生莫不望黌序以步趨而政學各得其宗蓋教射者示之鵠教戰者示之旌仰宮墻而思學

道猶之射侯鞠旅布三乏而建七星也吾州學宮據城之東北前映玉屏戟門爽塏壁池宏敞舊頗稱爲勝致因歷載滋多墮靡不治材朽巧蝕鞠爲茂草者蓋數十年於茲矣前郡伯真州劉公諱孚嘉整理大殿粗具規模畫以內遷去未獲大竟其業泊廣寧何公來守茲土綱目畢張首先文教朔旦謁廟之期輒周覽堂序而瞻懷曰廟貌未新何以妥聖靈而光俎豆於是捐金糾役諏日興工楣椽甍檠之有朽者易之丹雘髹漆之有墁者塗之殿廡門墻視前制倍加巍煥而春秋釋奠之辰

復增紗籠燈燭以資文光掩映輝煌金碧燦爛郁郁乎美觀也哉夫學校王化之本吏治之源也昔任延立校宮而武威有儒雅之士鮑德起橫舍而南陽稱禮樂之風他若文翁常哀建學倡文而蜀山閩海之間卒能變殊俗而臻上理可知識治體者惟其急先務耳公自蒞任吾州程角多士蒙養稚髦旣已身作型範口振鐸音矣乃復葺理學舍以肅瞻依非沉潛於學道愛人之訓而深知爲政之本者恐見不及此豈易得之簿書錢穀中也耶雖然公非獨宮室之做是葺將亦士習之敗壞

是修今自廟貌重修以來薨棟翼然而增其閎彤彩葩  
 然而增其麗從此吾郡之秀出編氓步武孔轍者相與  
 仰門墻歷階序升堂入室如聞辟雍之鐘鼓而文亦若  
 增而絢氣亦若增而揚志行亦若增其堅固而完好士  
 習之新且與宮墻並煥焉是則公崇文之至願爾凡我  
 同人尚其共修厥業以稱塞公之雅意異日者踐文石  
 履赤墀出為清廟明堂之梁棟以翊襄

聖天子文明之化人必且按籍而指之曰此其冠峩嘉水之

毓秀與實賢大夫興學所造士也公之播德於吾州豈

有既哉諸紳士咸曰是宜壽之石以誌不朽命余小子  
 特紀其事云公諱錫祿字萬鍾涖郡九載多善政今薦  
 陞本府西路司馬時勤勞共事者則學政永和楊公諱  
 廷棟訓導臨汾蔣公諱弘緯理合并書

重修平定州城記

國朝 陶易

我

皇上御極之三十年大化翔洽薄海內外罔不漸被乃  
 特詔天下郡縣城郭間有傾圯者各令所司分年修葺  
 平定在列國為趙地漢淮陰侯信走井徑道過此



會駐兵後因舊壘爲上城上城周二里三百四十八步宋太平興國四年又增築下城城隨山高下計六里三十八步明嘉隆崇正三朝曾修之惟更代不一成敗相循迄今一百有三十年矣乾隆甲申秋九月易奉

簡命來牧茲土周視城郭見頽堞敗塹蔓草迷離舊佑新增徒存文冊詢之故吏訪諸父老正旁徨於土木版築之交而州城應修之檄已由司空而中丞而藩與觀察遞及之矣遂領帑卜期借州判官田

僖監辨知縣胡予翼經始於三十年八月乙丑落成於三十二年七月壬午計上城門二南曰迎薰東曰榆關門外有月城北向以下共計四百三十五丈下城計八百三十七丈亦爲門二東曰拱岱西曰瞻華兩城滙計雉堞二千一百一十有四炮臺角臺三十有四門各有樓惟北樓久圯新爲增置額口望闕餘各仍舊共計城門四城樓五又水門以宣洩時潦者二各門增設卡房以司啓閉殘者補之廢者興之大寒盛暑停工凡二百有七

平定州志 卷之七  
十日閱二十三月告竣共費銀一萬一千二百兩  
有奇易窈謂平定四面皆山東連畿輔西達秦隴  
巴蜀爲三晉門戶形勢險峻女墻星布樓櫓巍煥  
士則絃誦於室賈則負販於市兵民共處各安其  
業各勵其志熙熙皞皞含哺鼓腹因想見我

國家

列聖相承重熙累洽休養生息涵濡於百年有餘之深  
者非一朝一夕之故蓋天下之太平久矣且夫不  
惜經費不憚興作者

聖天子萬世苞桑之治也宣布德意經畫詳盡者諸大臣佐

治之功也藉手以告一日之成安坐以享無疆之  
福者易與都人士千載一時之遇也爰伐石綴文  
敬述

帝德以告後之蒞茲土者隨時修葺毋致剝蝕云其月  
城上之天衢閣係士民蠲修不與經費之數別有  
記

天衢閣記

陶易

上城榆關門外月城北向有門爲上下城通衢下臨高

平定州志 卷之七  
坡數十丈上建譙樓懸巨鐘爲夜守之地重門疊鎖規模巍然明宏治十三年知州吳賢創修各曰嚴更樓嗣後重修而增葺之者四迨乾隆九年守者不戒燬於火前牧方君權建鐘亭一楹榜以陽春待澤蓋隱然以重修之役待諸後來也歲丙戌易奉檄修城下城將告竣紳士耆者詣工所而來請曰鐘樓居兩城之中壯觀瞻而培地脉形家所謂土星也自明公下車以來百廢具興而此樓未復舊觀尚有美哉猶憾之歎都士人共謀出資以勸盛事明公其有意乎易嘉其好義首蠲百金

諸人共蠲銀五百兩有奇經始於是年八月戊午凡四十日而落成適逢冀寧觀察前少宰梁公行部至州周覽城隍榜其額曰天衢閣銀鈎燦爛映照城郭士民聚觀罔不忻悅易反覆尋味而知公之望州人者爲甚切而所以教易者有獨深也在易之大畜之上九曰何天之衢亨蓋上九則卦終而畜成健者皆止賢者皆養良馬相逐王道蕩平有如天衢也小畜之上君子猶不可以征大畜之上則畜極而通不家食與涉大川者皆利有攸往矣六四爲童牛之牯防民惡於未形之象也

六五爲豮豕之牙消民惡於旣形之象也至於上九則不必止惡於未形制惡於旣形也而反側盡消自無一梗化者雜於其間何其如天衢之通達而無碍也然則公之所以望州人與所以教易者固如是其深且切歟而公之剛建篤實光輝以日新其德者是可想見易亦惟是競競自勉以與都人士共勉之以無負於公之厚望也夫至於閣之高大尺丈一仍舊制蠲修姓名例得備書列諸碑陰

嘉山書院記

陶易

我

皇上稽古右文大化翔洽英賢輩出爲世羽儀而守土之臣亦莫不仰承德意培育人才故書院之設幾徧天下平定爲三晉門戶素號用武地自元趙諸公風流相尚郡人始知向學至今日而彬彬郁郁文學稱極盛焉舊有書院在山澤中非建之於官無經久計以故興廢不常前牧華亭王祖庚於乾隆十六年勸捐銀二千六百八十三兩以子錢爲師生修脯膏火借學使者行署爲學舍各榆關書

院乾隆三十年奉禮部咨查直省府州縣書院名目余承乏此邦以榆關名義未確改爲嘉山書院咨部纂入一統志增捐膏火七百十七兩學舍之建尚逡巡未遑也又按郡志舊有四賢堂後增爲六以祀元趙諸公歲久堂圯主皆不存此亦修廢舉墜者之一事焉越四年歲科事竣所屬紳士咸來請曰書院權輿於王公而士氣奮興明公蒞任以來加意作人負笈者益衆而學舍猶然未備倘自公倡之吾儕敢不竭力以成此盛舉余嘉其義

亟諾之爲經畫其體制鼎建於上城試院之西大門二門各三間講堂五間梁少宰榜曰千樹堂蓋於樹木得樹人之意後堂五間各崇賢堂內紀趙秉文楊雲翼李治王構呂思誠元好問是爲六賢又增耿九疇王克己梁昱喬宇高光烈蹇達楊思孝郝夔孫繼先宋燾馮守禮朱一統張三謨凡仕於州者六人產於州者六人流寓者三人生於屬邑者四人共十九人令諸生朔望釋菜以誌景仰號舍二十八間耳房二十五間補號舍之不及且

備炊爨之所其後建文昌閣一座又穴其東偏隙地得一并築亭其上名曰東井經始於戊子年三月巳卯期年而後歲事共用銀三千八百有奇節省銀六百兩仍照前生息庶幾規模粗備可以經久矣勸其事者則樂平令朱君敬修署孟縣令施君大成孟縣令唐君廷樹壽陽令龔君導江也落成之日集諸生於崇賢堂下而告之曰士人以千秋自命不可妄自菲薄崇祀諸賢非以科名焜耀勢位赫奕而祀之也立德立功立言非有一於此

不在此列令諸生揖讓講論讀書砥行以尊師取友而來學豈徒以登科第受爵祿而已必也取法聖賢剖晰道義孝弟廉耻修之於身而於天地人物禮樂食貨兵刑之書博習詳審體用兼該踵式賢哲以無負

聖天子棫樸之化而易亦得藉手以竊附於以人事君之義詎不休哉倘無志於不朽之業而苟且利祿鹵莽名教又何足算哉諸生其共勉之此則余之所深願也夫

新建龍神後殿記

陶易

龍神胡爲有後殿以人道事神禮緣義起也名山大川俱各有神與雲出雨龍實司之

國家務本計重農功於湖海之地崇厥封號時其禋祀逮及直省而府而州而縣莫不皆然雖山陬僻隅去湖海甚遠必有潤澤一方之神如牧下之於大吏分猷佐化期於滋養民物其意同也平定處晉東偏重巒疊嶂山澤氣通自余蒞任以去年穀順成旱魃不爲虐神之澤民也大矣哉丁未夏五偶

缺雨禱雨相率僚屬士民拜諸龍神祠見祠三楹內乃龍母像諸龍神侍之夫膝下承懽人之所以教孝也古亦有孝子一號風雷效順卧冰一泣雙鯉踊出塑茲像者其亦有所感而爲之乎抑確有所見而隱躍以示人神一體之義乎是皆未可知也於是宗有舉無廢之意籌先公後私之宜議更建一殿以肅觀瞻以彰誠敬吏從士從庶民從神其有知亦憑依而罔不從但心力有餘神人共協其如限於地何時國子竇生進而請曰公爲政先

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廟後尺土生業也願分以勸  
盛舉余慨然曰生亦仁人孝子之用心也神其許  
諸爰鳩工比材經始於九月辛丑越二十日而歲  
事用二百二十有六緡皆士庶所樂輸者制度與  
前殿相埒核龍毋暨諸龍神像居之前殿爲龍神  
端祠肅祀爭迓神庥此以人道事之與神明相爲  
感通無敢諂瀆無敢隕越用以昭典禮之所應有  
水源之所必及雨暘時若大有頻書余或得藉手  
以告無過於斯民也豈不休哉殿基周垣橫九丈

直三丈五尺竇生瑞捐助例得併書

朝暉閣記

陶易

平定居晉之東界毗連燕趙爲全晉門戶西秦巴  
蜀及新疆二萬餘里海隅日出之地來享來王莫  
不取道於茲東關五里有新寺焉內廡外郊又一  
州之襟喉萊公所謂鎖鑰北門異地而同其形勢  
父老子弟僉議宜建閣以鎮之由來久矣但有其  
說無其事日復一日旣不見魯靈光之所始又何  
言滕王閣之不可廢余自甲申蒞茲土以來修泮



宮坊新天衢閣拓龍神後殿試院州署等處頗有  
補苴其大者奉檄葺治城隍土木之工旁午部署  
紛如無寧晷古云心勞政拙殆此謂與茲所廢粗  
舉迺以餘力爲之春築其洞秋成其屋少宰梁公  
題其名曰朝暉大哉言乎暉者日也朝日之始也  
其義爲陽

天子當陽諸侯用命時也其於人也爲君子其體爲高  
明其用爲光大以之應事以之宅心更因日升之  
休凜日昃之戒與吾民熙熙皞皞與途人蕩蕩平

平化日之景正舒以長也洞基寬三丈三尺深二  
丈七尺高一丈八尺屋三楹寬一丈八尺六寸深  
一丈四尺二寸高二丈用錢七十八萬有奇余捐  
俸倡之樂輸姓氏列諸碑陰

一丈四尺二寸高二丈四尺  
 夫少只高一丈八尺星三  
 平於日之景五輪因昇

